



深度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允许外国球员入中国籍、进中国队，是中国足球一次“改革开放”。连续16年无缘世界杯，这个肩负习近平夺冠愿望的球队，依旧难逃政治捆绑与体制原罪。

特约撰稿人 白莉莉 发自广州 | 2019-07-04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图：Imagine China

国歌奏响，镜头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25号球员，浓眉、深眼窝，正跟队友一起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过去，他的名字是尼克·延纳里斯（Nico Yennaris），如今，他叫李可。

2019年6月7日晚，中国男足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友谊赛，赛前的奏国歌仪式中，李可毫无争议地成为焦点。有大陆网友在视频网站打出弹幕，认为这个生在伦敦、几个月前才加入中国国籍的球员“求生欲极强”，另一条弹幕则表示：“估计他也是昨晚突击学了几句国歌，正在对口型呢”。

继2002年冲进日韩世界杯后，中国男足已连续16年无缘世界杯。由于在各大赛事中屡战屡败，男足的官方微博曾把“对不起”三个字长期置顶。而李可的出现，让不少已经绝望的中国球迷，重新找到了看球的动力。当中国队以2：0击败菲律宾时，一条“这或许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归化球员真的来了”的弹幕获得了最多点赞，有球迷甚至希冀，李可和他所代表的归化球员，将“保送”中国男足进入2022年世界杯。

归化球员指通过变更国籍而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球员。2019年5月30日，李可成为第一位入选中国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开启了中国足球的归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依旧是中国人的世界杯之梦——一个令体育举国制度感到难堪的夙愿、一道投射在“大国崛起”舆论下的阴影。而归化球员，真的能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男足吗？

李可和侯永永们的归化之路：“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谈及赛前唱中国国歌，李可对媒体表示，自己只发挥了“75%-80%的功力”，“平时，我会把国歌下载到手机里，一边听一边学。”

这是在中国做归化球员的基本修养。2019年3月29日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中亦有明文规定：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此外，还需学习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等。

对于在英国成长的李可来说，这一切或许很陌生。据腾讯体育报道，李可的外公外婆是广东人，上世纪50年代赴伦敦打工，从事餐饮行业。他母亲名叫Ying，生于英国，目前在一

所大学做餐饮经理；父亲则是塞浦路斯移民。“我很早就知道，我有资格代表英国、塞浦路斯和中国出战。”李可说。

当李可还是“延纳里斯”时，他就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在场上司职前腰，出自英超豪门阿森纳俱乐部的青年球员培训体系（下称“青训”）。2014年，21岁的延纳里斯转会加盟英冠（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布伦特福德俱乐部，并成为球队的队长。

同年，在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挪威，16岁的约翰·赛特（John Sæter）与挪威老牌强队罗森博格签下第一份职业足球合同。他在球场上踢前腰位置，被挪威视作“98（98年出生的球员）三杰”之一。

赛特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时相识，父亲是挪威人，母亲侯豫榕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一次训练比赛，侯豫榕生气地发现儿子球衣上没出现自己的中文姓氏“Hou”，比赛结束后就让赛特更改，后者的名字遂变为“John Hou Sæter”（约翰·侯·赛特）。



2019年初，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改名为“侯永永”。图：Imagine China

1993年出生的延纳里斯和1998年出生的约翰·侯·赛特，在2018年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了一起。据资深媒体人赵宇介绍，北京国安俱乐部先后去挪威和英国找赛特和延纳里斯谈，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国籍。2019年初，延纳里斯和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两人分别改名，前者成为了李可（英文名Nico的谐音），后者则取母亲姓氏，叫“侯永永”。

据国际足联规定，想改国籍的球员必须满足以下四点中的一点：1、本人出生在该国；2、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该国；3、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该国；4、年满18周岁后，在该国连续生活超过5年以上（没有代表其他协会的国字号代表队在国际A级赛事出场的经历）。

延纳里斯的情况符合第三点，赛特符合第二点。不过，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想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英国独立撰稿人肯里克·戴维斯（Kenrick Davis）告诉端传媒记者，对英国人和挪威人来说，延纳里斯和赛特的选择显然“不可理喻”：“英国对海外移民司空见惯，但放弃英国国籍的行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福利国家。”

外界普遍认为，延纳里斯和赛特愿意成为中国的归化球员，主要还是金钱和世界杯的诱惑所致。

一位不愿具名的足球专家透露，归化球员由于和“提振竞技水平”、“足球大国崛起”这些概念紧密相关，所以“在中国‘捞金’根本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拿到在欧洲踢球时薪水的五六倍。”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如果留在英格兰或挪威，李可和侯永永并不确定能入选国家队，但以他们的实力，一定可以入选目前在国际足联仅排名73的中国队，并有可能在未来实现世界杯之梦。

“职业球员，谁能拒绝参加世界杯这样的诱惑呢。”前网易副总裁、《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2月25日，侯永永在ins上晒出自己与母亲的合照，照片中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配上“很荣幸成为中国第一名归化球员”的文字。近2000人为这条ins点赞，“中国足球以后靠你了”，有人留言道；还有人说：“小侯，以后用咱中文名！”

“我特别希望在20年后，可以骄傲地对我的孩子说，你看看爸爸当年做了一个多么令人骄傲的正确决定。”改名后的李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引进归化球员，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放眼全球，归化球员并不鲜见。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阵中，半数以上是有非洲血统的归化球员；201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里，则有不少土耳其、波兰裔的归化球员。香港更是在2007年左右开始布局归化。前香港足总副主席贝钧奇曾公开表示，“归化球员的身体和技术要比香港本土球员好”。

再比如日本，早在二战时期，日本就出现过移居巴西的移民潮，这也让巴西拥有大批日侨，这个群体的后代，为日本国家队在日后提供了不少可供归化的青年才俊，而很多无法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巴西球员，往往会得到日本足协的青睐而选择入籍日本，为日本队上阵踢球。

但在中国大陆，这一步走得异常缓慢、艰难。

“过去，归化球员在足坛是一个禁词，因为足协和体育总局都不提，他们怕搞几个老外过来代表中国队踢球，会被球迷骂死。”曾执教过多家甲A俱乐部，被称为“中国足球语言大师”的陈亦明向端传媒表示，归化球员的引进，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2018年12月的中国足球协会（下称“足协”）总结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这是足协官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起“归化球员”。

“2022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在高层公开表态的情况下，推进工作依旧走得很小心。据赵宇介绍，目前仅北京国安、广州恒大、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具备引进资质，每家俱乐部有两个名额。

当然，归化球员的主要目标，和提升俱乐部成绩关系不大。颜强说：“发展归化球员，就为了国家队能出成绩。”他分析到，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两年走到了瓶颈，而作为中国体育风向标的足球，在历经假球、黑哨、高层变动和外教更迭后，已用尽了所有可能冲击世界杯的办法，“2022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图：Imagine China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众所周知的球迷。早在2013年初，他就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我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习近平的足球简史：国足夺世界杯冠军是我愿望》，谈到习近平对足球的喜爱，以及主政浙江时推进足球反腐。

“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2022（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

可是，从2002年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后，中国男足连续16年“闯关”失败，让当局主导的“足球改革”变成一句笑话。2019年5月22日，国际足联宣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参赛球队不会由32支增加到48支，有球迷在这条新闻下评论：“看来中国队要提前告别2022年世界杯了”，被点赞最多的回复是：“别搞得跟世界杯扩成48支球队，国足就能进世界杯了一样：清华、北大扩招，关专科生什么事？”

不管“扩军”与否，2022年世界杯都成了检验中国足球、甚至中国足协的一次“关键大考”。“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2022（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陈亦明说。

2019年3月8日，有记者在全国两会会场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问：“中国足球近几年战绩不尽如人意，是不是意味着足球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苟仲文的回答，无形中道出了这届总局和足协对足球发展的惶恐与无奈：“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也很着急。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跟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的顽疾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很好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同时，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也有急功近利的情况。”

在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看来，中国足球选择迎接归化球员，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急功近利”。

“归化、归化，一天到晚就想着归化，心思都用在哪里？口口声声高喊‘重视青少年’，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搞成啥样子了？前两年炒作U23（即under23，此处指“U23新政”，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球队报名的18人名单中，必须有2名23岁以下球员，其中1人必须首发）身价虚高，让青少年从小就是‘只认钱’。现在又是一天到晚‘归化’，这是在搞足球吗？”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马德兴道出了很多球迷的担心：归化球员会挤占国内球员发展机会、压缩年轻球员成长空间吗？

正如中国男足现任主帅里皮（Marcello Lippi，港译纳比）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中国没有足球文化，这里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我8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任何球队有自己的青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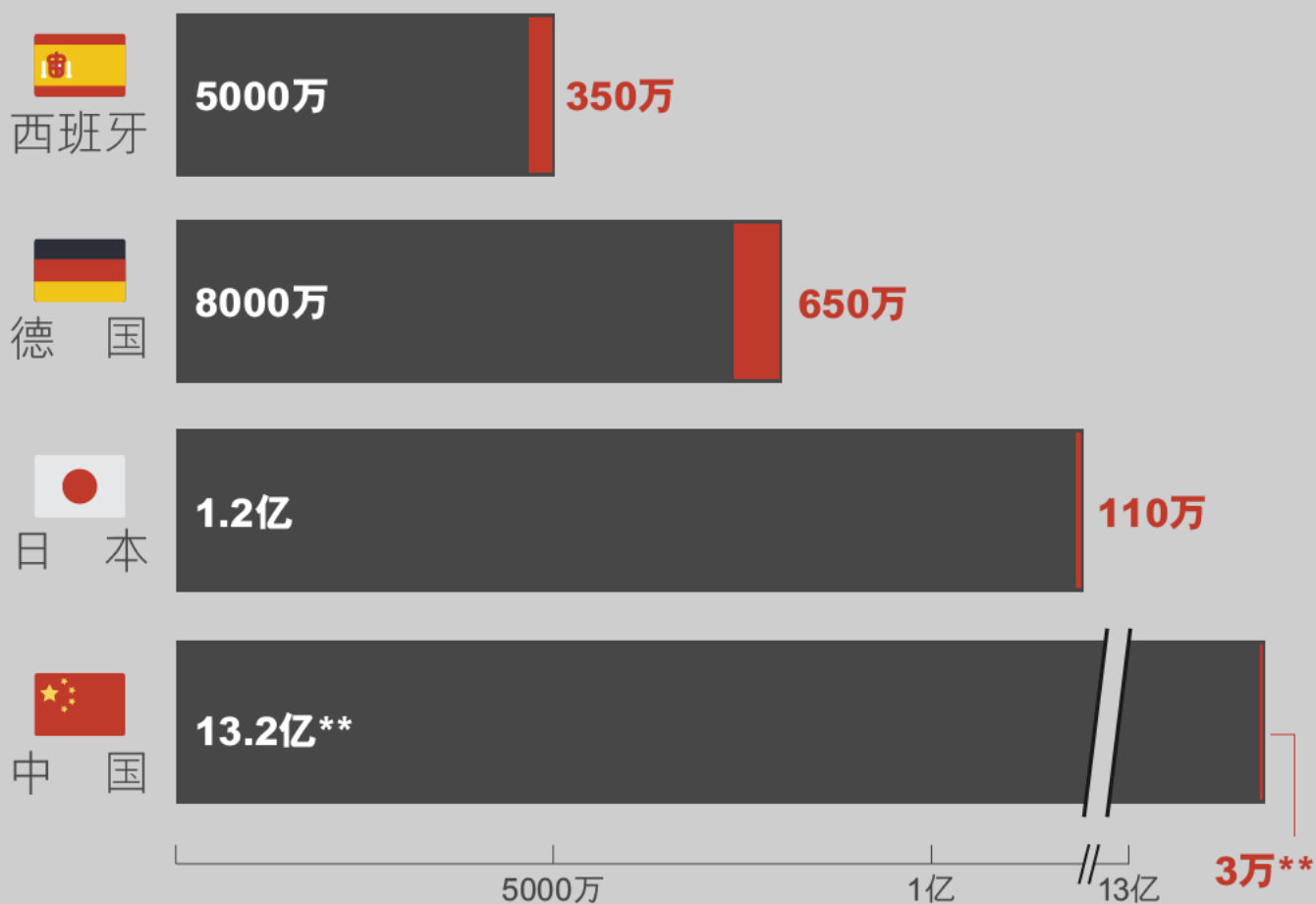
“从人口上来看，中国绝对是大国，但如果从足球人口上看，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国。”《足球报》前记者李承鹏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所谓“足球人口”，指在本国足协备案的以足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据国际足联2015年公布的数据，西班牙全国人口近5000万，足球人口350万；中国拥有13.7亿人口，足球人口却不到3万。

各国足球人口对比



■ 总人口 (人) ■ 足球人口* (人)



* 足球人口：指在本国足协备案的、以足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

** 中国「足球人口」未按实际比例绘制。

数据来源：国际足联2015年数据

“总有人这样问：中国13亿人口，怎么就挑不出11个能踢球的？数字告诉所有人，还就是挑不出。不要说西班牙、德国这些足球强国，就拿近邻日本来说，3万在中国注册的球员，怎么去和110万日本注册球员拼？”李承鹏说。

特别是当“世界杯出线”和“国家队出成绩”成为摆在足协面前的一项泛政治化任务时，所有立足长远的青训培育计划都显得渺小又无力。

“归化球员是什么？是那种即插即用的，是进国家队立刻就能成为关键球员，能得分的，比如上海上港的埃尔克森，广州恒大的高拉特。”陈亦明提到的埃尔克森和高拉特都来自巴西、都是前锋、都在中超联赛展现过足够实力。据国内多家媒体消息，埃尔克森已同意加入中国国籍，而“高拉特入籍中国”的话题甚至在5月27日以165万的搜索量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未来国家队比赛，中国球迷能接受几个身穿国足球衣的外国面庞唱国歌？

“11个球员里有6，7个人是老外，还在那唱国歌，说实话我接受不了。”在腾讯网一条关于归化球员的新闻下，某匿名用户这样评论。这条评论得到超过10万网友点赞。

颜强认为，中国人对归化球员天然排斥，和儒家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虽然强，但接受速度却非常缓慢，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笃信的都是万国来朝，而不是所谓的‘蛮夷’跑过来帮你打仗。”

“很多人把归化球员的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这或许也是当代中国体育，甚至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现代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和外部世界联通，但中国人却始终无法摘掉头上那顶叫‘大国’的帽子，于是他们开始编造各种与民族和文化自信有关的言辞来自圆其说。”

“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李承鹏认为，“或许那些愿意入中国国籍的球员，就是给现在国足刻下世界杯烙印的救命图章。归化球员是大势所趋，这或许切合了政治与足球捆绑后的‘国家形象刚需’，但我们不能片面就认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陈亦明也觉得，当归化球员代表中国队踢出成绩后，大陆会涌现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他们看到国足的希望后，会让小孩踢球，这样中国的足球人口就在增加，从此进入一个良性的选才过程，也会间接促进国内足球青训体系的完善、水平的提高。”

当然，中国男足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几个归化球员可以解决的。



颜强：“现代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和外部世界联通，但中国人却始终无法摘掉头上那顶叫‘大国’的帽子，于是他们开始编造各种与民族和文化自信有关的言辞来自圆其说。”图：Imagine China

“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李承鹏认为，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罪人”：“官员、球员、教练、媒体、球迷本质上都是无辜的，中国足球的原罪在体制。你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足球，社会上的其他行业也一样。”

中国足协被业内人士视作竞技体育界的一朵“奇葩”：它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一个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组织，却揣着一颗向体制靠拢的红心。足协的一切决定，都代表官方的利益和态度；足协内部的一切人事任命，都代表官方意志，也遵循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升迁奖惩的规则，提拔任命需要“看政治觉悟，讲公职履历”。

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某不愿具名的媒体人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

这套体制毫不意外地滋生了腐败。2007年，辽宁广原俱乐部发生球队职员、球员涉嫌赌球和打假球等丑闻，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外逃，随后被全球通缉。“王鑫案”让中国足球的假、赌、黑浮出水面。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报道，中国足坛在2009年掀起反腐风暴，上百人接受了未被公开的调查，被查和入狱的上至足协掌门人，下至各大俱乐部管理者、球员和前国脚。

此外，足协亦逃不脱“外行管内行”的命运。

“各级足协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青年体育报》前总编辑毕熙东曾这样说。

李承鹏在2010年曾对足协历任专职副主席进行过盘点：“崔大林以前是搞田径的，他接管足球后，有着十连冠辉煌的辽足再也没有夺过冠；阎世铎是工农兵出身，政策法规他最懂；

南勇是冰上先生，男子速滑是他的特长；谢亚龙是百米短跑好手；韦迪是水上运动专家。”2010年后，接任足协副主席的张剑是搞法律的，他的继任者蔡振华则是打乒乓球出身。

加诸在这些“外行”肩上的压力亦不容小觑。“唯成绩论”在中国足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而在泛政治高压的出线任务之下，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如果我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一项长期规定，然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改变。中国足球，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创新，但现实中的问题是，有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不断去创新，而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地走下去。”英国萨尔福德大学体育商业与产业系主任、体育营销专家西蒙·查德威克（Simon Chadwick）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

赵宇则回忆了自己在2011年写《日本足球考》时，前往东京拜谒“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的一段往事。

“我记得他（川渊三郎）当时跟我说：‘你们中国的考察团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每次都毫不保留地把经验进行分析，但中国足球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赵宇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是，有日本足球界的某位人士曾私下问他：“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中国 足球 世界杯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莹剑：山羊不再早由羊 山羊依然早由羊 山羊羊系下一步

8. 不到黄河心不死：中国小国是大国，中国军队是大国，中国人才是大国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体育总局令足协“独立”，但仍设党委

中国足球再找海外榜样，这次学英国

习近平访英足球城，孙继海入选名人堂

中超球队买外援出手阔绰，震惊国际足坛

中国公布足球发展规划：2050年前要成“足球强国”

中国足球大跃进：5年拟建6万个足球场

中国足协出台联赛新政：外援上场限制3人 首发须有23岁以下本土球员

铁腕下的中国足球，与职业化背道狂驰

中国政府有意将足球作为载体，强调对共同体的认同和热爱。在此背景下，足球成绩似乎都居次位，把足球作为宣泄“政治爱国主义”的平台才是首要目的。